



两张图纸

（湖南花鼓戏）

236.647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两 张 图 纸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 数 11,808 开 本 787×1092 毫 米 $\frac{1}{32}$ 印 张 $\frac{3}{4}$

1976 年 12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6 年 12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

书 号 10010·2450

定 价 0.08 元

两 张 图 纸

(湖南花鼓戏)

湖南省宁乡县文艺创作组创作

湖南省益阳地区文艺创作组改编

赵凤凯 刘星亮执笔

湖南省花鼓戏剧团拍摄电影演出本

- 人 物 周大伯——五十四岁，政治夜校辅导员，简称“伯”。
周大妈——五十岁，大伯的老伴，简称“妈”。
周志平——二十五岁，生产队长，大伯的儿子，简称“志”。
周利平——十五岁，中学生，大伯的女儿，简称“利”。

〔秋收之后某天傍晚。

〔红枫岭生产队周大伯家前院。

〔台右是周大伯的家，屋外有桌、凳，桌上有茶壶、茶杯等；台左一棵高大红枫，树下有一草垛，垛前一树墩。远处一派秋色。

〔幕启：周大妈从外面回来。笑。〕

妈 （唱）大寨花开满山乡，
连年丰收谷满仓。
油料棉花都增产，
猪牛满栏鱼满塘。
我老信子^① 连常对我讲：
继续革命不能忘。
他真不愧是政治夜校辅导员，
看问题硬是不平常，不平常。
前天他出了一个新题目：

叫“丰收以后怎么办？”队里的婆婆佬佬推选我到政治夜校去发言。刚才呀！

（唱）你一言他一语，
七嘴八舌凑了一个发言提纲。
先请我老信子过下子目，
免得晚上发言我心里慌。

老信子，老信子呃！（进屋内）

〔周大伯持图纸上。〕

伯 （唱）红枫岭上好风光，
丰收年景人更忙，
继续革命不停步，
党的教导永不忘。

① “老信子”即老头子。

今天我登上老虎坳，
渠线草图绘一张，
欢欢喜喜回家转，
要与志平作商量，作商量。

〔周利平从屋内提菜篮上。〕

利 爹爹，回来了！

伯 回了。

利 爹爹！（倒茶）你老人家到哪里去了啦？

伯 嘿嘿，我跟李三爹到老虎坳去了。

利 什么，老虎坳？啊吔！

（唱）老虎坳，野刺窝，
山高坡陡石头多。
爹爹年纪已有五十几，
爬山越岭为什么？

伯 （唱）打猎何惧山路险，
革命哪怕困难多；
多打粮食多贡献，
老虎我也要摸一摸！
翻山越岭探渠线，
下沟登崖细琢磨，
只要高滩能改三熟制，
爹爹我天天翻山越岭嘿嘿，也乐呵呵！

〔二人笑。〕

利 爹爹，又要开渠道？

伯 是呀，(拿出手册)利妹子，这是我画的渠线草图，你帮爹爹画好些，画大些，等一下我好带到政治夜校去讨论。

利 好罗。(接图看)哎呀，这上面圈圈点点，弯弯扭扭。爹爹，你何是画得这样罗？

伯 嘿，利妹子，你不晓得，那老虎坳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有得。嗨，(拍膝盖)这就是图板，(指眼睛)这就是仪器，(比划地)爹这号土工程师就只画得这号图啊，哈哈！

利 (略动)爹爹，是这样的。嗯，你边讲，我边画，要得啵？

伯 好。

(唱)利妹子你要记牢，
这蓝图需要细心描。

利 (唱)叫爹爹，把心放，
我保证不差半分毫。

伯 (唱)越过尖尖老虎坳，
老虎头上钉路标；
打通巍巍青石壁，
隧洞口上红旗飘；
这里建座虹吸管，
嗨，那里架道石渡槽。
渠道围着青山走，
一条银带绕山腰。

利 (唱)滔滔渠水灌高滩，
从此大旱不心焦。
明年再把丰收庆，

爹爹哎，(周大伯应声)我也要大箩大箩把谷挑！

〔二人大笑。

〔周大妈上。也随着笑。

妈 看你们两爷女罗，一进屋就只听见哈哈喧天。什么事情这样高兴哪？

伯利 我们在画图哩！

妈 (对大伯)什么？你几十岁哒还要画图画？我怕你还要买个布娃娃咧！

利 (噗哧一笑)又不是画起好玩的咧，这是正事哒，啊！

妈 正事？(稍顿)算哒算哒，正事也好，歪事也好，嗨，你还是帮我寻菜去。(把篮子塞给周利平，推她下)啊，老信子，嗨，这是我写的发言提纲，你帮我看下子罗！(边说边掏出笔记本，递给周大伯)

伯 好，等一下我过细帮你看看。(接过笔记本装进口袋)哎，志平呢？

妈 还不跟你一样忙不赢！今天中午回来，我菜还有炒熟，他扒一碗光饭就走了。

伯 啊，这样忙？

妈 老信子哎！看样子他在搞什么新名堂咧！

伯 (有所思)新名堂？

妈 是呀。

伯 婆婆子呢！

(唱)你说他在搞新名堂，

我看他近来情绪不正常，
工作抓不到点子上，
说话总爱唱高腔，
不作调查不研究，
不与群众作商量，
政治夜校又缺课，
婆婆子呃！
其中可能有文章。

妈 有文章？

〔内喊：“周队长咧，你要快点来嘞！”周志平内应：“就来
哒啊！”〕

〔周志平边擦汗边翻着手册上。〕

志 妈妈，饭熟哒冇？

妈 啊喏，还有炒菜。

志 又有炒菜？（欲进屋）

伯 志平哪！

志 （停住）啊，爹爹你老回了！（急进屋）

妈 （向周大伯）你看他脚板响咚咚，走路一线风。嗨嗨，
有这号崽，你不高兴？

伯 （不以为然地）嗯，高兴，高兴。

〔周志平拿算盘、手册上，端起一碗开水一饮而尽，擦擦
嘴角，手册掉了，回头拾起欲走。〕

伯 志平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啊！

志 爹，我有事去，等下就回来哒啊！（又欲走）

伯 等一等！志平哪，你这晌何解连^① 停脚不住哪？

志 哎呀，你老人家不晓得咧！嗨，（连珠炮似地）催会计把队上的钱盘下子底，派人到窑上去挑石灰；公社广播站约的稿子还有写；队里的规划才动手搞；连上边湾里的海伢子结婚都来找我，我答都答复不赢咧！

妈 平伢子，你要好好答复人家，头一^② 要注意态度嘞！

志 那我晓得罗！（坐下拨算盘）

伯 这么说你的事情硬有蛮多罗？

志 那是的哪！

伯 事情多，要合理安排嘛。

志 （头也没抬地信口回答）对对对。（细声念）三七二丈一个一，四七二丈八，三三得九，二九一十八，……

伯 尽管事情多，不参加学习可不行啊！

志 （仍信口回答）行行行。

妈 （提醒周志平）是讲学习咧。

志 啊，学习？嘿嘿……爹爹，这晌我确实不得空咧！

伯 队委都有分工嘞，你就不要头发胡子一把抓嘛。

志 你老人家不晓得，有些个事情我自己不到堂我连不放心咧！

伯 啊？！

〔内喊：“周队长，快点来哟！”〕

志 （忙收起东西向内喊）好，就来哒。（转向周大伯）爹爹，

① “何解连”即为什么都……

② “头一”即首先。

你看，人还有坐稳，喊的就来哒。（向台里边喊边跑下）海伢子！来哒咧！

〔周大伯望着周志平背影，沉思。

妈 老倌子，看见吗？平伢子就是不错嘛！

伯 不错，婆婆子！你说他哪些不错？啊？

妈 嗨！队上好多事都要找他，他都解决得蛮好咧！

伯 婆婆子，我看哪，你只怕有点片面性嘞！

妈 片面性？

伯 平伢子这样下去不行，你的看法也不对咧！

妈 什么，我不对呀？

伯 平伢子，他这一晌生产放松，学习不搞，一天到晚忙忙碌碌，晕头转向，你不但不进行批评教育，反而尽讲他的好，这就不对咧！婆婆子呀！

〔周大妈退坐树墩上。周利平提菜篮上。

妈 （不悦地）莫讲得那样吓人罗，我自己的崽还不晓得？！

利 妈妈，妈妈。

妈 算哒，算哒，走，炒菜去。（气冲地下）

伯 利妹子，我去跟王支书商量一下开渠道的事。等下你哥哥回哒，要他在屋里等我一下啊。

利 好。（目送周大伯下）

〔周志平拿着一个小纸卷喊：“利妹子！”上。

志 利妹子！……

利 哥哥，么子事情喊得这样急哪？

志 我请你帮我画张图咧。

利 么子，你也要画图？（放下篮子）

志 是呀，已经有了个大样，我画不赢哒。你就帮我画好一点，画大一点。

利 你要画么子图哪？

志 队上丰收了嘛，要搞点基本建设哪！

利 基本建设？哦，我晓得了！

志 你晓得？嘿……

利 是呀！

（唱）叫哥哥，听我言，
妹妹心中早有边，
你是队长为集体，
丰收之后要绘新篇。

志 对对对。嘿……

利 （唱）劈开虎坳引清泉，
山坡建成高产田。
增产措施图上画，
明年子硬要跨两千。

哥哥，对不对？

志 这……又对又不对。

利 么子，又对又不对？

志 利妹子！

（唱）红枫岭，不寻常，
滚壮的谷子堆满仓。
丰收之后要有气派，

搞点基建理应当。

你前面两句猜得对，

利 （唱）后面的不对为哪桩？

志 利妹子，嗨，你看一下我这张图罗！（抖开纸卷）

（唱）拆掉老队屋，

搬走小土岗；

起它几栋红砖屋，

四合院子几堂皇；

石头阶基水泥瓦，

油漆大门玻璃窗；

会场要有新花样，

靠背椅子摆它几十张；

舞台修得牢又好，

电灯扯起亮堂堂，

奖状红旗墙上挂，

高音喇叭里歌声扬。

〔周利平提起菜篮。〕

志 利妹子，你说我这个设计好不好？

利 好好好，好上了天！（欲下）

志 （挡住周利平）既然好，你就帮我画啦！

利 你这号图，我就不得画嘞！（又欲下）

志 （又挡住）不画！（夺过菜篮放下）何解不画哪？

利 你生产不抓，学习不搞，尽想着起新屋，讲排场，我就是不画！

志 (生气)么子,生产不抓,亩产一千六,是你抓的?学习不搞,我又有去玩!

利 晓得你是队长罗,你的事多!

志 你还认得我是队长?我怕你连哥哥都不认得哒咧!
〔周大伯暗上。〕

利 ……

志 利妹子,多读了几句书,就以为自己了不起咯?不要骄傲嘞!

利 什么,我骄傲?哼!骄傲的不是我,是你,是你!

伯 是不要骄傲嘛!

利 爹爹!

志 爹爹,这个利妹子硬要好好教育教育!如今连我的话她都不听哒!

利 你说得不对,我就是不听!

志 我有么子不对的?

利 你……

伯 (拦住)利妹子,你去看看王支书回来冇?去吧。

利 好罗。(对周志平)嘿!(下)

志 嗨……你看罗!

伯 我看她蛮不错哒!

志 不错?如今她初中还有毕业,就这样骄傲,你还讲她不错,我看她将来上了大学,只怕连你老人家都有放在眼睛角里咧!

伯 那不会吧,她白天上学,有空就参加劳动,晚上到政治

夜校去教歌，都是正经事哒。我看哪，比那号一天到晚忙忙碌碌，连学习都不想参加的人要好得多啊！

志 （愕然，稍顿）爹爹呀！你老人家的意思是讲我还当不得利妹子罗？

伯 你自己说呢？

志 我觉得我也还不错哇！

伯 不错？连学习都不想参加，还说不错？

志 我有我的特殊情况嘞。

伯 特殊情况？

志 爹爹！

（唱）秋后的工作最麻烦，
使我这队长好为难，
送粮刚结束，
晒谷汗有干，
分配正在搞，
饲料等着担，
事事要出马，
处处要把关，
社员的家务事也来找我，
弄得我早晚不得闲，
爹爹你说句公道话，
我去学习难不难？

伯 （唱）要说难，并不难，
夜校学习有时间。

工作要分主和次，
合理安排环套环。
志平哪，成绩面前须谨慎，
莫被“满”字把路拦。
看书学习不抓紧，
前进路上会拐弯。
你要认真想一想，
怎样才能把好关？

志 爹爹，我只有几次有去参加学习就会拐弯啦，有得那么严重吧！

伯 不单是几次有参加学习的问题，而是你思想上产生了一种自满情绪，所以放松了学习。

志 是的嘞，学习的目的，也是为了搞好工作啦。

伯 不学习能把工作搞好，忙能忙在点子上？

志 什么点子不点子罗！我当队长三年了，哪年不是调排得清清白白，有条有理：第一年跨《纲要》，第二年超千斤，今年整打整一千六哒！真是矮子爬楼梯，步步高。就只有你老人家……

伯 说下去吧！

志 太不理解我了！（坐在树墩上）

伯 我看哪是你自己太不理解自己了吧！

志 反正群众理解我，我心里有数。

伯 那好，叫大家讨论讨论，看你不参加学习对不对？

志 （站起）我的咯爷老子呢，你要这样到群众中去垮我的

威信，叫我这个队长怎么当吧！

伯 志平，你做得对的，爹爹哪次又没支持？不对的，当然应该批评嘛。你这样下去，群众都有意见咧！

志 意见？如今队上是国家有交的，集体有留的，社员有存的，生产有看的。有意见我也不怕！

伯 什么？国家有交的，集体有留的，社员有存的，生产有看的？你这是一种什么情绪，你还有点自知之明吗？

志 我……

伯 我问你，秋收以后你抓了一些什么？明年的肥料问题你想了吗？

志 （一惊）啊！

伯 枞木坝要修，你盘算了吗？

志 （窘）有哇！

伯 往后怎样建设高产稳产田，你又规划了吗？

志 有哇！

伯 今年那二十亩高滩田，是大家都用肩膀挑着水，一苑一苑救出来的。要是明年的灾害更严重怎么办？你又考虑了吗？

志 也有呀！

伯 （严肃地）这也有，那也有，看不到生产上的弱点，满足现状，停步不前，这就是骄傲自满！

志 啊！

〔周大妈喊：“利妹子！”上。

妈 利妹子，快点拿菜来吵。咯又何得了罗，一餐饭都搞不

成器啦！老信子，利妹子呢？平伢子，（见二人都不理她）啊咦，这又闹什么矛盾哪？（对周大伯）老信子，你们俩爷崽平日蛮和气啦，今天……

伯（制止地）咳呀，婆婆子呢！

志爹爹，你说我骄傲自满，我为了改变红枫岭的面貌，也操了不少的心。如今我有我的打算，我有我的规划嘛！

伯你有你的规划？

妈你有么子规划？

志我正在画图。

妈什么？你也要画图？

志是的哪！刚才我要利妹子帮我画，她还扳俏^①咧！

妈（欣喜地）哈哈，老信子要画图，平伢子也要画图，你两爷崽为什么不合伙画一张呢？……嗨，把你们自己的图拿上去，打好商量再叫利妹子画。（拿起两张图交错给周大伯与周志平）

志（看图）“渠道工程示意图”。

伯（看图）“队屋基建式样图”。

志（旁唱）

劈开老虎坳，
斩断前山腰；
打通青石壁，
石凹建渡槽；

① “扳俏”即摆架子。